



琴台客聚
彥火

台灣也籌建文學館

巴金出訪歐洲後，深感文學館對中國的重要性，返國後開始呼籲建立現代文學資料館。巴金登高一呼，八方響應，政府於1985年順應民意，成立「中國現代文學館」，箇中歷經6年時間，他老人家的夢想成真，可以含笑而終。

相反，在這方面，香港是蒼白的、貧血的。

目下，許多城市的管理者都知道文化是都會的靈魂，而文學更是靈魂中的靈魂。高瞻遠矚的政治家都深諳這個道理，所以他們對文學都大力提倡和支持。

三國時期的曹丕不光是國君，也是一位文學家，他指出：「年壽有時而盡，榮樂止乎其身。二者必至之常期，未若文章之無窮。」誠然，人的業績包括功勳，將連同軀體同歸於盡，只有用文字把智慧表達出來，才能永世長存。

現代美學家朱光潛曾寫道：「文學是以語言文字為媒介的藝術。就其為藝術而言，它與音樂圖畫雕刻及一切號稱藝術的製作有共同性：作者對於人生世相都必有一種獨到的新鮮的觀感，而這種觀感都必有一種獨到的新鮮的表現；這觀感與表現即內容與形式，必須打成一片，融合無間，成為一種有生命的和諧的整體，能使觀者由玩索而生欣喜。達到這種

境界，作品才算是『美』。美是文學與其他藝術所必具的特質。」

他又指出：「因為這個緣故，文學是一般人接近藝術的一條最直截簡便的路；也因為這個緣故，文學是一種與人生最密切相關的藝術。」

走筆至此，譜寫《神鵬俠侶交響曲》台灣作曲家黃輔棠兄傳來一封信，他表示支持香港建立「香港文學館」的呼籲。此外，他還傳來《文訊》總編輯德屏最近寫給他的信，內容是台灣正在籌建台灣文學館。

與此同時，我也收到封總編來信：

「去年，偶遇一位年少時因文學結緣、久未謀面的朋友，他關切我的近況，提及《文訊》長期的懸念及盼望，遂牽線柯文哲市長，竟促成《文訊》與文學界努力多年、已完全不抱希望的『台北文學館』成立的可能。」

由此可見，我們周邊的城市都有文學館，唯獨香港欠奉，不知大家有何感受。

我們講了上面那許多話，只是希望香港的新任特首要做一個有遠見的政治家，把香港建成有文化底蘊的都會，重視包括文學的文化創作活動和建設，從而使香港晉身真正有文化、有靈魂的國際大都會，則香港幸甚、香港人幸甚。畢竟文學是千秋事業啊！

（「倡建香港文學館」，完）



姚猿雅音
姚珏

第一把小提琴

周日是父親節，雖然前不久在上海與父親匆匆一見，但還是非常掛念他。常看我文章的朋友，一定也熟悉父親對我的藝術道路影響深遠。他從我小時候，就把我引入藝術之門，也為我規劃未來，希望我出國學習，拓寬眼界，學成再回鄉報效祖國。孩子小的時候，父母親對孩子的期望，希望他未來走什麼樣的人生道路，如果多和孩子交流的話，就一定會留下希望的種子。所以父親在我的心裏，一直就像一棵大樹，總是高大挺拔、為我遮風擋雨，又默默地把父愛的種子播撒在我心中。

我至今一直精心保存着父親送給我的一把小提琴，這也是我開始音樂生涯的第一把琴，雖然我現在比較少演奏它。當年這把琴對於我們的家庭來說，其實是一個很大的負擔。因為我們的生活條件都不是那麼富裕，但是我父母親為了支持我學琴，他們就省吃儉用，幫我買了這把琴。我也把琴帶到美國學習，開始了我的藝術生涯，我一直把它保存到現在，雖然琴的聲音不可以和我現在的其他琴相比，但是對我來說，意義非常深刻，所以我還是很珍惜我的第一把小提琴。

其實我們一路走來的成長，還是需要很多人幫助我們，最先的就是父母親，還有很多熱心的朋友。我的音樂之路並非一帆風

順，而是充滿坎坷，靠我自己和關心幫助我的人，才能克服不同階段的困難，成就到現在的我，所以我覺得每個人，在人生當中都要有一個感恩的心情。我去美國的時候，身上只有45塊美元，但即使是這些錢也是父母傾囊相授，後來我通過努力，再得到熱心人士相助。所以如果沒有父母親的無私奉獻，沒有贊助人能夠熱忱相助，我也不可能有今天。所以我對父母，對所有教過我的老師，對幫助我的任何一個人，都非常感恩。

在我看來，一個人活在這個世界上，是需要很多人來幫助，才會獲得成功。我自己的經歷，常常告誡自己，對於他人要設身處地、换位思考，因此近年來，我也特別關心基層家庭的孩子，希望通過公益的音樂教育，提供演出舞台，點亮他們的人生。香港歌曲《高山低谷》中唱到：「你快樂過生活、我拚命去生存，幾多人位於山之巔俯瞰我的疲倦，渴望被成全，努力做人誰怕氣喘，但那點點掛在那天邊。」這幾句真的非常好地唱出了基層的困苦和辛酸，也寫出了一個人在困境之中是多麼希望得到幫助，渴望獲得成全。所以我堅持多年音樂能量計劃，就是要通過音樂把愛傳承傳遞下去，讓更多孩子的人生能夠從心底留下愛的種子、希望的種子。

一個人只有享受到愛的力量，才會懂得去愛，懂得去傳遞愛，這也是第一把小提琴帶給我人生永遠向上的力量。



水過留痕
少爺兵

走過的斜坡彎路

電視綜藝節目愈來愈受觀眾的歡迎，因每集的內容戲碼有種「睇完笑完」的速度，更有不同的演藝人參演，不會覺得枯燥乏味，而演藝人亦樂於有影片上映或電視劇播出時亮相節目中，提醒一下觀眾「我來也」！

演藝人指參演綜藝節目壓力比較小，就算節目裏有「競賽」及遊戲環節，輸贏都能以平常心待之，志在大夥兒「柴娃娃」輕鬆一下，但若是參加有競賽必須要分「勝負」的綜藝節目，就另當別論：「參演者不論是來自哪個才藝領域，必須具備不急不躁的心態去面对種種出格的言行。話雖老土，道理卻永恒存在，況且樹林大了自然什麼『鳥』都有，所以經常也要『心放寬』，心若計較處處都是怨言，內心滿載不必要的壓力，這會使人生病的。演藝人這條路從來就不易走，誰亦免不了走過斜坡彎路，什麼事情都需要一個過程，不要讓淚水多過歡笑；況且在江湖闖蕩久了，閤人閤事無數，到了某個境界，自有種豁然開朗的感覺，如此才可以用平常心看待來時路，也是笑看風雲際遇的重要因素。」

尤其在娛圈一句「業務為重」，台前幕後那種「身不由己」的情況還見得少嗎？哪個不是老閤眼中要賺到錢的工具人，生活向來就是如此現實，大家都懂。

有娛圈中人表示以韓國演藝界來說，他們對演藝人的階級觀念甚重，位置是影星、電視藝人、歌手和主持人，然後才是偶像及諧星等。演藝人彼此觀念和聲譽束縛住，猶如關在籠子裏的鳥，難以掙脫這道枷鎖。如着重這樣的階級觀念，想起就覺得「累」！這不是製造了人與人之間的矛盾嗎？不過各國各地區的民族文化不同，似乎難言對錯，然而大部分世人都認同「彼此尊重」是核心的價值觀，乃待人處世之道。



爽姐私語
林爽兒

一見如故

與港台節目「新紫荊廣場」主持楊子矜茶聚還是第一次，過往我們共聚多數是在她和丈夫，我的醫生老友朱偉星家中，他們家溫馨自在有品味，且兩人很懂得吃，又有年輕廚神阿正坐鎮，所以每次相聚都是吃得好談得歡。

今番茶敘兩個女子則另有風味，什麼也聊，甚是開心！我們聊到最近亮相教人驚喜的樊亦敏（Amy），楊子矜腦袋一轉，希望我代約訪問，我也二話不說立即出動，Amy也爽快答允，夾到順便可以。想不到她那麼爽快，相隔一天她便夾好時間來和楊子矜做訪問，訪問中她無所不談，由她最近參演為慶祝香港回歸25周年的劇集《獅子山下的故事》，在佛山拍了3個月；再之前她為了身體健康用了一年時間減了40磅；又談到她開心能參演《愛·回家之開心速遞》，劇中的三太成了觀眾喜歡的角色之一；還被問及當年大量脫髮被迫躲在家中而惹出被「包」傳聞，她坦言本身的體質多問題，炎症很嚴重，不能飲奶、不能吃杏仁、不能沾酒，她一直很謹慎、認真、處理自己的身體，她說必須令自己身體健康，

心境開朗，生活才會有意義！做人才會快樂！她是個充滿正能量的女生！

而跟她做訪問的楊子矜同樣是位充滿正能量的靚靚主持，二人在節目中用流利的普通話交談，相信觀眾一定聽得很開心、很爽！

二人訪問後加上我一行3人去午餐，又暢談一番，她們在疫情中各有遭遇，楊子矜因未驗出「假陽性」之前，而初步確診被送往竹篙灣檢疫中心隔離14日，隔離中她仍忙着做電台節目，又自製美食，同時每天得到朋友不斷送來美食。而返內地拍劇先隔離的樊亦敏，住酒店也住得很開心，天天為房間打扮，為自己打扮，一點鬱悶的感覺也沒有！兩人還把隔離時拍的照片交換看，藉一個訪問成了投契的朋友，且相約再共聚！



◆楊子矜和樊亦敏講隔離的經歷，還在隔離時拍的照片拿出來晒！作者供圖



百家廊
袁星

集市上叫賣的桑葚（又稱桑椹），都是那種豌豆大的，還有成人小手指粗四五厘米長的，濃濃的紫黑色，看上去泛着油光，肥潤鮮亮，吃到嘴裏也確實肉厚多汁。那種桑葚成熟早，入口即能感到表層的甜。應該是大棚裏的，可能噴過糖水。我多次懷疑。

三四年前吧，父親去山上幫忙嫁接桑葚，我也隨着去了趟。小叔的院落前後，有些不大的野桑樹。父親帶着手剪、剪刀和塑料膜，一枝枝一棵棵嫁接。閒着沒事，我也幫忙嫁接了兩棵。野桑葚長在亂石堆中，艱難地活着。能否嫁接活無須議論，啥時候結果是個問題。山高水少，夏旱冬寒，就算能僥倖一直活着，長勢也不可能多好，比山下地裏那些，長慢一半都是快的。

山太高，位置也太偏，我去的次數少。偶爾提到桑葚，頂多問上一兩句，從沒去摘過。有時是桑葚熟時我忘了，有時是沒空，有時是怕熱怕累不想去。徒步上山，需要足夠的勇氣。天熱，沿着盤山路，爬上半個小時，又累又喘又渴。即便空氣清新，即便景色怡人，也難。

前些天，突然想到桑葚，我就給小叔打了個電話。他說桑葚還不熟。可能是長期忙工作太過疲累，總想抽空去山上逛逛。站在山頂，登高望遠，藍天白雲，起伏的眾多山峰山頭，藍白綠渾然一體，十分純粹。附近的村莊，皆在腳下。低頭俯視，瓦房、小樓、宅院、梯田，又是另一番景象。山，是大地的脊樑，是大地的筋骨，是大地的乳房，聚攏着堅毅，支撐着田地，哺育着草木生靈。野桑葚是長在山頂的，汲取了山石的堅韌，頑強長大，開花結果。縱使沒人關注，它也毫不懈怠，兀自生長。它的果實，從來都不是討好人的，只是繁衍生息、開枝散葉的。蜜蜂採蜜，鳥兒啄食，風吹雨沖，客觀幫助了它，讓其後代走得更遠，得以迅速蔓延至一處處山嶺溝谷。

連續忙了十多天，得以休息半天。回到老家，跟父親商量去小叔的山上摘桑葚。他略猶豫，還是決定陪我去。父親知道，我摘桑葚，多半是給兩孩子吃的。他若不去，我只能把車放到山下的大路邊，徒步往上爬。那樣上山，熱、累還慢，是個苦差事。「下午不澆地了！」父親決定，先去給兩孫子摘桑葚。

遇到難走的山路，摩托三輪比轎車好使。他

載着我一路顛簸，慢慢悠悠上山。母子山，是小叔墾荒之地。栽種了幾十上百萬棵樹後，他在荒山上建起房舍，開始護林。小叔上山之前，山上有好房舍，那條3米多寬的土路是他花錢僱挖掘機開闢的。

三輪車掛一檔，歪歪斜斜，晃晃悠悠，慢吞吞上山。被鋪墊了多少回的土路，又坑坑窪窪了。小叔沒錢硬化路面，時間一長，就用自家的小型工程車拉來泥沙，邊行駛邊用鐵鍬填補。路面坑窪稍一嚴重，他就修補一次。就像山頂的那些樹，早死一棵就再補栽一棵，如果不是有他在，別說去山頂摘桑葚，那些野桑葚能否一年年活下來，都不可知。上山時，山門處土淺的地方，有些拇指粗的荊棵已枝葉萎焉，早死了。自然條件下，山頂的植物往往就是這樣不斷更迭的。一棵苗木死了，另一棵苗木繼續長，另一棵苗木死了，若干年後，再一棵長起來。山上的草木，不可能一次全死光，但也無法茂盛。山高缺水，雨是唯一的期盼。小叔上山後，山下的泉水被抽到山頂，許多樹木才有了高大長壯的機會。小叔正綠化荒山，大旱時，凡夠得到的地方，都會定期澆水。

到小叔家，停車進院。他泡上茶，和我們聊起來。幾杯茶後，我讓嬌子找了幾個塑料袋，準備去周圍找找，摘些野桑葚。上山之前，小叔說山上野桑葚多，摘個兩三千斤不成問題。山頂大，桑葚多，這個我信。能摘兩三千斤，必是誇大之詞，我不信。剛到山頂，在路邊看到一棵手腕粗2米多高的桑葚樹，結滿了紫黑色的小桑葚。那些桑葚沒花生米大，雖然多，舉在枝條上，站在樹下卻夠不了多少。忘了拿袋子，除了能摘一兩把嘗嘗，沒法裝。我們沒停車，繼續走。

爬上山頂，路兩側，目光所及處，是有些桑葚樹，但大多沒桑葚了，偶爾有一棵，就算結得密實，畢竟樹不大，摘不了幾斤。那次在宅院前後嫁接桑葚樹，還有幾次徒步遊玩，感覺對山頂並不陌生。的確見過一些小桑葚樹，不知道是沒注意還是沒遇到，那些棵只拇指粗的桑葚樹，就算結果，就算果實密密麻麻的，能結多少呢？一百八十斤或許能摘到，兩三千斤的量，不可想像。

拿着塑料袋，我們4人一起走出院落，往屋後的小嶺處趕。小叔說那兒的桑葚有兩種，嫁接的大，味道偏酸；野生的小，特甜。個頭有

大小之分，味道有酸甜之別，我都得嘗嘗。亂石堆中，幾棵碗口粗的桑葚樹一棵棵挺直腰板站立在那裏，陽光下，像一把把遮陽傘。滿樹桑葚紅黑相擁，擁擠在枝條上。站在傘下，把塑料袋挎在手腕處，一手拽着枝條一手採摘。鮮紅色的，尚未熟透，只摘那種紫黑的。熟透的桑葚，有些軟，熟過了的，又有點乾。一碰即落的，是熟過了的，不必撿拾。掉在地上，豬羊會來尋食。就不在不遠處，那群散養在山頂的豬仔嘴巴觸地，正呼呼隆隆在樹下找。山羊們也是如此，掉落的桑葚，成了牠們的點心。樹高，摘些低處的，就得換個地方。在小叔指引下，我們又往東走了10多米，又是一片散生的桑葚樹。那些樹，完全不是印象中模樣。一棵棵碗口粗的樹，都三四米高。就算一兩米高的小樹，也幾乎是棵棵結果，且每枝都密密麻麻的。那些樹下，全是亂石堆，不具備人工澆灌的條件。小叔說不止這幾處，山頂上，野桑葚到處都是。

很納悶，多次上山，以前從未發現過這麼多桑葚樹。也壓根沒想到這麼早的天，野桑葚樹上竟然能掛果這麼多。熟透的桑葚，摘一會兒就滿手藍紫色，那一片片暈染的藍，像塗了藍墨水，深深淺淺在手掌中，像透過雲層的天空背景。抬頭望望天，山頂的天清晰，正是那種純淨的藍。

累了，悶了，到山頂上吹吹風，親手摘些野桑葚，嘗嘗大自然的味道，頓覺清爽！不至於吃太多。桑葚兒小，摘上十幾分鐘半小時的，幾捧而已。與單純地吃相比，採摘的過程，滿眼的欣喜，四周的景致，調皮的山風，滋味更飽滿。



◆野桑葚樹上掛滿桑子。 作者供圖



落地觀察
湯禎兆

車主的苦惱

在香港作為一位車主，的而且確有不少苦惱。

首先是泊位的問題，自從美利道、中間道及廟街等不同的多層停車場停用後，要在市區找到可以停泊的車位，已變得難上加難。而大部分的市區錶位，只要鄰近地區有任何經營食肆，又或是與汽車行業相關的店舖存在，自然就有大量「陀地」，用「圍泊」的方式長期霸佔錶位。一般正常的駕駛者，基本上是沒有多大可能泊到以上的位置。再加上現在發出告票的方式，愈來愈電子化及便利；在路上只要稍為停留一會兒，一回頭便很容易有「牛肉乾」在車頭玻璃上靜候。

其次是油價的問題。香港的汽油價格長期高企，早已為人詬病。政府經年累月坐視不理，已經成為令人難忘的常態。每周不停在網上的汽油價

格優惠對照網址上瀏覽查閱，已成為車主生活的常態之一。有時候遇上減6元的突發優惠消息，便立即慣性互通通報，希望可以杯水車薪減輕一點負擔，已成生活的固定插曲。至於車輛的「住家」就更加荒謬，尤其是絕大部分的新建屋苑，發展商均以減省車位比例為首要之務，令車位月租瘋狂飆升。現在車位的月租與外傭的月薪，其實早已相去不遠，費用高昂得令人咋舌。有朋友居於科學園，據聞連街上的爛地場也要每次輪候抽籤，那已經屬都市傳說的級數了。

當然對於不是車主的人，很容易就會覺得這是一個吃得鹹魚抵得渴，又或認為是自作自受的下場。只是我想說以上的問題，絕大部分都是人為造成的；其實與駕駛不是一個奢侈的選擇並無關聯，那才是更值得深思的問題。



鵬情萬里
趙鵬飛

最近，內地網絡上受到最多關注的，莫過於一個叫董宇輝的年輕人，以及以他為代表的新東方直播間。

看慣了視頻直播間裏的聲嘶力竭、扮醜做怪，以及故作高深和譁眾取寵，從最成功的英語教培企業新東方，轉型直播帶貨的「東方甄選」，宛若素面朝天的清風，質樸平和，又情真意切。以董宇輝為代表的一群直播，把昔日在英語培訓課堂上才有的揮灑自如，搬進了直播間。隨口便是一篇流水潺潺的散文，詩詞歌賦信手拈來，中英文隨意切換，古今中外侃侃而談，豐富的文化氣息，溫暖的人文關懷，廣袤的人生格局，不浮誇，不說教，真摯恬淡，征服了無數守在手機屏幕前的網友。一場直播幾十萬人在線，一天銷售額千萬，一周漲粉千萬，連帶着數倍增長的股價，也讓很多胸有點墨的人，似乎看到了直播帶貨的更多可能，也隱隱地覺得可能有一種新的商業模式，正在被重新塑造。

新東方的直播間裏究竟在賣什麼？

回答這個問題之前，先看正在邁向全民的短視頻時代，只要打開手機上的短視頻平台，無論

新東方在直播間裏賣什麼？

什麼行業，也不管是哪個職業，通過直播或是短視頻方式，揭秘行業，展示自己，已是最普遍不過的行為。運氣好又暗合了某一項說不清又道不明的規律，被人氣和流量同時選中，一夕間形成的現象級傳播，足以使一個平平無奇的素人，成為萬千矚目的視頻紅人。然後，抓住熱度，直播賣貨，收穫財富。帶貨翻車，人氣暴跌，無人問津……一條完整清晰的鏈條，已成為大部分迅速爆紅又迅速過氣網絡紅人的軌跡。

於是便有了這樣一句話，流量的結果是網紅，網紅的目的是變現；宇宙的盡頭是直播，直播的盡頭是賣貨。全社會容貌焦慮，各類面容姣好的人，靠一張受關注的臉，便能將點擊率轉換成財富。譬如荃灣豬肉檔的爆紅的阿威，已經接了好幾個廣告了。全社會身材焦慮，劉畊宏直播間的健身操風靡神州。全社會情緒焦慮，清風明月一樣的讀書人，侃侃而談，微言大意，散散淡淡之間療癒情緒，順道賣貨賺個盆滿鉢滿也天經地義。

情懷是一剎那的觸動，生活卻是一整齣的話劇。姜文在《讓子彈飛》裏說：「站着就把錢掙

了。」引起無數人的共鳴。既然物質消費與精神消費的邊界正在大面積模糊，那麼一群詩書滿腹的人，用生平所學所悟，撫慰為生活奔波勞碌者的鄉愁和疲憊，用輕鬆有趣靈活的方式，點燃熱愛生活嚮往星辰大海者的激情。誠如醫生施展精湛醫術仁心度人，工程師潛心路橋造福眾人，農民春種秋收辛勞耕作養活世人，在自己選擇的擅長的領域內，深耕細作，精益求精，無須委曲求全，人格受辱，就能過上體面尊嚴的生活，才是一個正常社會的共識和努力方向。

當然，新東方直播間的熱度必定會從高位跌落，但不會門前冷落。桃李無言，下自成蹊。桃李栽種的位置既然人盡皆知，一時圖新鮮看熱鬧的人悉數散去，真正喜歡和受用的人，自然會長久駐守。倘若直播間裏售賣的產品和提供的服務質量一直保持水準，這股清泉就不會枯竭。

在一個訪談節目裏，許知遠問新東方的創始人俞敏洪，你的老師許淵沖把英文當做連接東西方文明的橋樑，那你認為英語是什麼？俞敏洪的回答坦誠如水：就是賺錢的工具。

我想，這應該就是最好的答案。